



繁星文丛

晚菊

于其超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晚菊

于其超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菊 / 于其超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5

(繁星文丛) 主编: 李延青

ISBN 7-104-01272-9

I. 晚…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277 号

《晚菊》 于其超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号: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印刷

3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104-01272-9/I·510

定价: 20.00 元

迟放的花朵

张中吉

我是很晚才认识于其超老师的，开始我叫他老师，多是出于一般的礼貌和尊重，现在，在拜读了他的三十万字的文稿之后，我被深深感动了，老师的称谓里增加了内容，增加了重量，一种敬仰之情沛然而生。

我没有想到于老师的散文小说写得这样好！

第一面见到于老师，是在廊坊作协举办的陈建功文学讲座上，满满一堂的年轻人中，唯有他一个“大龄”，这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注目和指点，也许就是因此，他坐在了尽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讲座间，我几次用眼睛去找他，他那旁若无人凝神倾听的姿态，深深的留在我的印象中。第二面，是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听到了于老师的慷慨陈词，内容大略是讲文坛几十年间随政治气候的翻云覆雨。那一次，我领略了于老师的书生意气。于其超老师十五岁便参加了革命工作，而后入伍成了一名小战士。他上小学就喜欢作文，中学时因作文屡屡获优，得到了国文老师的格外偏爱。因作文优秀受到鼓励，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

是很多作家的都有的经历。于老师那时也是怀了当一个作家的梦想。于是在随军转战的艰苦岁月里，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他读托尔斯泰、高尔基、雨果，读鲁迅、巴金、郁达夫，他为圆自己的作家梦埋头做着准备。他已把革命和文学做为他人生的两条轨道，他要沿着这两条轨道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相信他的前方是鲜花，是阳光，是掌声，是桂冠。然而，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满怀希望奋力向前的时候，两条轨道一齐的断了——他二十出头，便被打成了右派，从那时起，他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昏天黑地的劳动改造之中。二十年的炼狱之苦，竟是因为他发表的两篇小说习作。

这些经历和遭遇，都可以在这部集子中找到文字的印证。散文随笔中的“我”，可以说是作者自己，小说中的“我”，不也有作者的影子吗？

我就是这样去看于老师的小说的。

小说《老鸱崖》中的小战士小林，《歌声》中的中学生鲁小平，《杏儿》中的小哥哥，《枣儿》中的小义，不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于老师的年轻时光吗？小说不能这样看，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创作中，作者所钟爱的人物形象，无不体现着作者的人格、气质和审美取向，无不寄托着作者的追求和理想，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精魂。

作者笔下的“我”和第三人称小说中的那些年轻的男主角，英俊、淳朴、正直善良又有情有义，但他们的命运却是千般曲折，他们的美好追求多遭不幸。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个年轻女子的形象，《老鸱崖》中的云姐，《二舅》中的桃姑，《悠悠故乡情》中的张丽，《小屯少年》中的田慧……她们美丽多情，纯洁坚贞，但她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到头来却多是一场悲剧。

这是宿命，还是作者的一个不了的情结？

撕开有价值的东西给世人看，不也正是对那个已过去了的时代的控诉与鞭答吗？

读着小说《老鸱崖》，我一下就想到了茹志鹃的小说《野百合花》。云姐为小战士书皮上绣的那朵飘行的红云，和《野百合花》中

那个小媳妇被面上的野百合花，不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野百合花》是一篇优美动人的小说，作为革命文学的经典之作，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但我们今天看来，它终是凸显了公众话语的述说，《老鸹崖》就很放得开了，纯情真爱写得尽情尽意，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冲破了公众话语的藩篱。这也是开放的时代带来的文学气象。

我很是惊讶，搁笔三十余年，已是年近七十的于其超老师，如何会有这样的笔力，如何会有这样的激情和文思？

集子里的小说，我还特别想说一说《老史》。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特殊环境中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老史的形象。老史因信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被划入了右派的圈子，但磨难与挫折并未使其磨灭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性的光辉，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顽强地维护“同类”的尊严，曲径通幽为他们送上温暖与希望。这正如夜路行人中的一盏灯，这灯火不是多么明亮，又难免在风中飘飘摇摇，但在夜行人的心目中，它就是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呀！

《老史》写得好，写得扎实硬棒，人物血肉饱满，气韵生动，老史做为小说的主人公，走进新时期文学形象的画廊之中，也是毫无愧色的。

散文随笔是于其超老师辛勤笔耕的又一块园地，他在这块园地上洒下了汗水，付出了辛劳，也获得了可喜的收成。如果说，读于老师的小说使我想到了孙犁、沈从文、茹志鹃，那么，他的散文就让我想到了冰心、杨朔，甚至想到了梁实秋。于老师的散文继承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但他又不为传统的一些模式所囿，而是“即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随心所欲，尽写灵性。看过散文《娘》和《我的儿子》，我震颤了，所有的文字似乎已不复存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颗怦然跃动的赤子之心。

于老师在随笔《关于散文》中写道：“真正写好一篇散文并不容易，要呕心沥血，千锤百炼，精雕细刻。要有洒脱练达的笔致，要有娴熟纯美的文字功夫。而首先作者要捧出一颗透亮的心。”这正是

于老师写作散文的一个真实写照。

如果说有些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文集中有个别篇章,从结构上看还是剪裁不够,有随枝随蔓的感觉;有的行文也稍嫌仓促,比如《较量》一篇,那流星赶月的情节写得多好啊,全篇充满了韵律之美,充盈着引人入胜的张力,但结尾落在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上,似是美艳惊人的一朵大花,却结了一个小小的果子。我这样说,也许是过于挑剔了,创作从来也没有尽善尽美,一个作品的诞生,都会伴随一些遗憾,即使一些经典之作也莫不如此,但我们还是希望尽量少一些遗憾。

读过三十万字的文稿,我忽然觉得,于老师的很多作品应该在他二十几岁写出来,或者在他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些作品却是写在他年过花甲之后。一个外国作家把这种延宕称为“等待写作”,这等待,也许是一种力量的积蓄,也许是因为种种缘故难以进入写作,是一种无可奈何。新时期之初,一些作家把曾经给自己带来厄运的作品结集出版,被人称为迟放的花朵,我觉得于老师才是真正的“迟放”,这不仅是因为岁月的久远,更是因为他从未盛开过。

于老师的花朵是年轻的花朵,是根深叶荣的花朵,馨香、美丽、生气勃勃。

老树着花无丑枝。我祝愿于其超老师不断有好作品问世。

2003年5月于廊坊

张中吉 作家,廊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小说



目 录

[1]	迟放的花朵 (序)	张中吉
	小 说	
[1]	老 鹄 崖	
[56]	歌 声	
[74]	二 舅	
[89]	枣 儿	
[97]	杏 儿	
[109]	老 史	
[129]	悠悠故乡情	
[141]	旅 途	
[151]	小屯少年	
[202]	捉“五”	
[208]	小城闲妇	
[217]	晚 餐	

散文·随笔

- [225] 娘
- [235] 我的儿子
- [245] 女 孩
- [251] 家乡那棵歪脖树
- [255] 爷爷·孙子
- [258] 蛇 缘
- [263] 少年辛童
- [266] 我家有只喜鹊
- [268] 那只瞎猫
- [271] 书 桌
- [275] 石 榴
- [279] 柿树颂
- [281] 黄 花
- [283] 花圃畅想
- [286] 静物无声胜有声
- [288] 晚 菊
- [293] 长青院
- [297] 较 量
- [302] 大 海
- [304] 作文读书话沧桑
- [308] 我的大学
- [316] 一股清香的风
- [318] 红妆纤手妙文章
- [321] 什么是诗
- [324] 朋友伯群
- [327] 致诗人顾国强
- [332] 关于“小小说”
- [334] 关于散文

[337]	散文语言贵在清丽	
[339]	关于朦胧	
[342]	时间的炼金术	阎伯群
[344]	永远的水仙花	王虹莲
[347]	后 记	

老 鹄 崖

“我老了，回忆依然年青。”——诗人顾国强。

—

我是个孤儿，父母早丧，从小在姨家长大；姨家也很穷，孩子又多，姨和姨夫整天为吃穿费力劳心，但日子过得仍是捉襟见肘；省吃俭用，总算让我和大表哥读到中学。我十六岁读初中二年级那年，家乡来了八路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到处飞扬，我已无心于学业，便三番五次到住在附近的八路军独立营死皮赖脸地要求当兵；我姨夫认得独立营的张营长，也帮我几次去说情，总算留下了我，给张营长当了通信员。张营长还很年轻，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看着像个很厉害的军人；可是他对我很和善，倒像个可亲可爱的大哥哥似的。教导员叫李坤，年纪要大得多，也待我不错，整天“小林小林”的叫得很亲

热。在独立营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温暖，出来进去蹦蹦跳跳，和同志们一起唱歌说笑，不知什么叫忧愁，日子过得非常惬意。

当时还处于敌来我往的拉锯形势。我们独立营驻扎在王各庄时，一个叛徒报了密，夜间遭到了国民党县大队的偷袭，张营长在带领全营突围时光荣牺牲了。全营战士除了被俘的、牺牲的，没跑出来几个人。

我腿上挂了花，教导员李坤一手抡枪一手背着我冲出了重围。天傍晚时我们钻进了一片苇子地里。

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是枪声喊声。李教导员检查了我的伤口，子弹是从后面打进，穿过大腿一侧的肌肉从前面钻出来的。挺大一个窟窿，翻着红肉，还在殷殷流血。整个一条裤腿都被血染红了。李坤刺溜一声从自己的小褂上撕下一大块布，使劲给我把伤口扎住。

“没事儿，幸好没伤着骨头。小林哪，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咱今夜还必须赶五十多里地的路程。”

溜溜一天水米没粘牙，伤口又疼痛钻心，还要趁黑夜趑行五十里，其艰难还用想吗！可是这里已是敌人的天下，不走，囚死在这个苇坑里？还是出去束手就擒呢？

“没问题，教导员，我听你的。”我咬着牙慨然说。

李坤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面孔阴沉而凝重地点头说：“在南面大山里，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咱们人，我把你放到他家里养伤，我就去找大部队，找分区党组织，你在那里等着我，我会来接你的。”

“我不留下，我能走，我跟着你。你到哪里我到哪里。”我坚定地说，眼里已滚着泪珠。我一面说着一面使劲抱住李教导员的胳膊。

“听话！你跟着，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把伤养好，就这么决定了，这是命令。”

我们趁黑出发。我自己走一段，教导员背我走一段；轮换着，朝南趑行。又饿又累又疼，只能咬牙坚持。

天将破晓时，我们终于赶到了昌乐县南面的一个山村小院门前。

李坤敲了敲门，引起远远近近一片狗吠。我和李坤就坐在门外的两个石墩上等着。时值早春，夜间还很冷；一位五十多岁的大伯紧裹着一件破大皮袄出来给我们开了门，我们立刻侧身跟进去，大伯马上把门关好。

屋里很黑，大伯一面找火点灯一面问：“老李，怎么回事儿？”

“刘哥，我们独立营被敌人给包抄啦，张营长牺牲了，我们俩连夜跑到你这里，这个小同志叫王林，他负伤了，我想先撂你这儿，小孩不错，你就当个儿子养着吧，我得过一阵子才能来领他。”李教导员说。

就着摇曳着的淡淡的灯光，刘大伯一下看到了我满是血污的左腿，他倒抽一口冷气，不无担忧地说：

“老李啊，放我这儿你可以一百个放心，只是这伤——”

“你不用怕，只伤了皮肉，没碍着骨头，用盐水洗几回就好了。”李教导员接着说，“老刘，能不能先给我们找点吃的，找几件便衣换换？天就要亮了，我得马上走。”

“有、有。”刘大伯忙进了西里间，好像翻腾了半天，才拿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柳条篮，和几件旧衣服。李教导员换着，把另外两件女孩的衣裤扔给我，我犹豫着，李坤瞪了我一眼：“把军装脱下来，换上！”

“男人衣裳实在没有啦。”刘大伯抱歉地说。

刘大伯马上把我们换下来的军衣拿走，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教导员打开了小篮，里面是一摞干煎饼，我们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老刘，敌人反扑回来了，那里干部和群众要有一场大遭殃。”李教导员一面吃一面说，“暂时你先不要到那边去，过些时候你再去摸摸情况，然后想法到分区去一趟。”转而又说：“小云还睡着吧，回头你告诉她，就管王林叫表弟，有人问就说表弟爹娘都死了，无依

无靠，来这里住些日子。至于以后，老刘哥，革命队伍不会忘记你的。”

“你用得着说这些嘛！你就尽管放心，有我吃的穿的就不会叫孩子饿着冻着。”刘大伯十分恳切地说。

李教导员穿上了一双牛鼻子登山鞋，一条褊腰黑夹裤，上身披上了一件粗布长衫，把手枪朝裤腰带上一插，大襟一掩，又掖上了两张煎饼，和刘大伯紧紧地握了握手，朝我深情地望了一眼：“再见，小林。”就拉开门，在清晨山区浓浓的雾霭中消失了。

天大亮，全家人陆续起来了。刘伯的老伴刘大妈和女儿小云都以怯生生的然而满含同情的目光，看着我这个身着女孩衣衫的光头小子。外间屋大炕上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也起来了，也拿疑惑的目光盯着我。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些陌生的面孔，使我顿生一种失落和孤独感，想着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的李教导员，一股忧怨和委屈情绪袭上心头，竟无法抑制地哇哇大哭起来，那年我十六岁。

“孩子，不哭不哭，这就是你的家啦。”大伯大妈劝慰说。我看到大妈也在落泪，那个叫小云的姑娘走过来拉起我的手，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陪着抹泪。

“小林，你多大了？”

一天，刘大妈拿盐水给我冲洗完伤口，用干净布裹好，爱怜地问我。

“我十六，九月初十的生日。”我说。

“噢！和小云一般大，她是八月初九的生日，比你大一个月零一天呢，就叫姐姐吧。”

“姐姐！”我仰头望着立在我身边的小云叫了一声。

她没有爽脆的回答，只不好意思地含含糊糊“唔”了一声。脸上泛着笑容，眼里却滚出了泪珠。

“这么小就当兵，你爹你娘也舍得？”云姐说。

“我爹我娘都早死了，我是在姨家长大的。以后当了兵，独立营

就成了我的家。全营同志待我都很好，可是我们营长和好些同志都死了。”我的热泪又顺颊流下。

“不说这些啦，这就是你的家啦。你看，那是爷爷和奶奶。”大妈说。

外间屋炕上坐着的两位老人，都呆呆地望着我。老爷爷瘦骨嶙峋，满脸深皱，整个人干得就像块老树根。奶奶倒不显瘦，可是脖子上坠着一个大肉瘤，显得很沉重很难受的样子。这是山里人常有的大脖子病。

“爷爷，奶奶！”我朝他们叫着。他们好像没什么反应，脸上僵停着一种迷惑莫解的笑意。

“不用叫啦，他们都聋啦，什么也听不见。”云姐给我解释。

一家人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使我的委屈情绪慢慢稳定下来。静静地接受着这家人给予我的温暖和关怀。没过几天，大妈就用旧布，给我缝制了一身衣裤，把云姐那套女孩衣衫换了下来。

我的睡铺设在老爷爷住的外间屋里。是云姐母女一趟趟搬来许多石块作铺凳，搪上一些木板和木棍为我搭成的；上面铺了一条很旧然而很厚实的褥子，一件非常破旧的光板老羊皮袄权做我的被子；这睡铺十分简陋，却十分舒适温暖。

大妈和云姐经常拿盐水给我洗伤口。云姐还跑遍沟沟坡坡，拔来了一篮子薊菜，他们这里叫起起毛；洗干净了放在蒜臼子里捣烂，挤出水来给我抹伤口，说能止血止疼。每次用盐水洗，都钻心的疼，我都是咬着牙，憋着气，强忍着不吭一声，好让云姐和大妈安心给我料理。经过这一个来月母女二人的精心护理，我的伤很快痊愈了。我不但能下地轻捷地走动，甚至能蹦蹦跳跳了。

山里生活艰难，粮食奇缺，几乎见天是掺了大量野菜的高粱面红窝头。养着几只母鸡，自己是不轻易吃个鸡蛋的，要攒多了买钱换油换盐。可是接几天云姐都会在稀饭锅里煮上两个，让我吃；我给爷爷奶奶送过去，爷爷奶奶又佯装生气地推给我，看着我吃下去，两位老人才咧着没牙的嘴，绽开笑容。

我在这座大山里有了一个家，一个虽贫穷然而十分温馨的家；一个比我自己的家印象还要深的家；这个家里有一些比亲人更要亲的人。

二

刘大伯家是三间正房。其中西头是单间，住着刘大伯夫妇和云姐。外面是连二，中间由半截石墙隔开。半墙连着东面的一盘大炕，爷爷奶奶睡在这里；半墙外面就是锅灶，做饭时火烧在炕里为老人取暖；这半截石墙也就是老人的饭桌了。饭熟了，云姐一样一样端到上面，老人便偎在炕头上用餐。一代一代烟熏火燎，满屋黢黑，房顶上角落里蛛网片片，已看不出苇箔的模样。西屋的墙下方，有一个通墙的火道，冬天天气特别冷时，才在这里烘些谷糠，使屋里炕上有点热气儿。

我伤好后，在院里这儿那儿走走，刘大伯的全部家当也就一目了然了。

院落不小，西南角是猪圈和厕所。一间又矮又小的西屋，门老关着，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破破烂烂；用石块垒成的一个囤圈里堆着谷糠；每天用刷锅的泔水拌上谷糠，既当猪饲料又当鸡饲料。

临东墙的正房窗下，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杏树；此时正当杏花刚谢，小杏如豆的时候；树叶子浓密葱郁，使小院显得生气盎然。

这个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到处堆放着石板、石磨、石墩、石臼，以及石碑的半成品。一看就知道是个石匠的家。门口外面，一边摆着一个像鼓一样的石墩，爷爷奶奶时常拄着棍出来坐在上面看人，看对面像高高的屏障似的巍巍峨峨的大山。回味自己生活在这深山里的一生。刘大伯天天在山里凿石头，也有时背上榔头凿子四处串乡，给人修理石磨或揽些别的石匠活儿。

云姐则见天到山里砸石头，砸成铺铁路用的不大不小的石块